

遇 合

(二月廿三日)

我到校里来已快满五个星期了。

今天是我再次开始记日记的第一天哩！在这沉寂的境地中捱着的我，记日记这件事情真是再好没有的了。在我童年以至过去的两年里，我是天天都不断地记着记着的；可是自去年陷溺于刻骨的悲哀里以后，寸心纷扰不宁，就把它间断着了——直至现在。我相信人类处于紊乱的情绪中时，是不能够把自己的心情、事迹，理性地描写，述记下来的；必待事过境迁，往后无聊、枯寂的时候，才会慢慢地把过去那烙印着的印象，一幕幕从心头移到纸上去的。所以我今天想把日记续记下去了，一方可以消除些长日似年的光阴，一方也可追忆过去那死也不能忘掉的我和他的种种爱的痕迹。

正是去年这样春光绮丽的岭南气候哩！桃花谢后的二月初头，学校开课那天，可爱的苍白瘦脸的他第一次印象，便深映入我的眼中心上了！呵呵！我怨造物，怨时间，怨机会，……连那学校和它的一切环境都怨恨起来呢！不是为了他们的作弄、偶合，那末，生长峨嵋山下的他，怎会和我相逢于南国的春光里呢？又不是为了他对我有爱而又不得不离绝的苦衷，那我们此刻不是欢愉的一对

最后的出路

情侣吗？此刻我怕还是童心未泯，青春宛在的一女人哩！呵！我的心头真隐痛起来了！我悲哀过去，灰心现在，讨厌将来，……不是都为了去年与他那段悲凉凄咽的离合吗？……不是为了我和他是同校的教职员，不是为了我们的情投趣合，不是为了他的献身革命和有着同为事业牺牲，因而飘流四散的他的昔日爱人，那末，我们又哪会合演了这样的一幕悲剧呢？……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的春晚上，我由窗里偶而看着他那捧了一册文艺书籍，在校园里的柳树下呆站着的那一瞬间，……

呀，就寝的钟声怎么敲得这样早呢？我只好停笔了！

(二月廿五日)

昨夜是辗转了一个整宵！唉！我的神经衰弱怕跟着这无聊赖的光阴一同长进吧！

我怨恨自己的多事啦！好好地记日记就记罢了，何必把过去的伤痕表露出来呢？要在止水似的心湖上荡起波澜做什么呢？真是矛盾啦，既然努力想把过去的忘掉、洗净，却反而想把它遗留痕迹于人间，无乃太滑稽了吧？昨天为要撕掉上面的或不再记下去了的问题踌躇着，终于间断了一天没有记下而就得不得解决！唉，于此可见我近来心之脆弱了！由它去吧，想写什么便写什么，懒得写的时候就给它间断吧！

唉！让我来写些现在这讨厌无聊的学生生活吧！于此我又不得不附带的写了所以要由教书生涯再次过着学生生活的缘故啦。自去年除夕那晚上和他在伊市朋友芳君家里握别，看他在寒风刺骨的昏黄的街灯下把背影逐渐消逝了

去之后，第二天便不能够看见他的苍白的瘦脸了！……唉！经了芳君的多方劝慰，和代我解决了暂时的经济问题，硬压着我这全国中心的上海来进进大学，再读读些书，我只好决意跑到这里来了。其实他走后的伊市顿变成触目不堪的伤心地，我真再也没有勇气在那儿呼吸着了！虽然它是我度过了六七年来学校生活的第二个故乡。他走后的隔天便是旧历的新年，我一直躺在芳君家里流着眼泪，到轮船复工的初五晚上，便离去我们的伤心纪念地伊市了。临行时我连近在数里的故乡也不想去一去。白发满头的老母也不忍别一别了！唉唉！……

不知不觉又勾起过去的伤痕了，天呀，你要怎样来主宰我这无着落的心呢！

在此除每天紧抱着英华辞典，面着枯燥无味的课本之外，其他的生涯就全葬送在孤独的无聊里了。不要说同学们是连半句话也说不上，就使她们于唱完“毛毛雨”，擦完脂粉之余而想和我攀谈时，我报答她们的却只有一脸沉寂的闷气，和机械的几个点！不消说现在她们和我之间是隔着高厚的一道垣壁了，我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沉默无聊的孤零者哩！

自己一个在抽着嫩芽的篱笆下慢慢踱着，听着自己轻匀、沙沙的足音时，真领略了不少生平所未有的幽寂的情调呵！

窗外那片麦田已展开成无尽的绿波了。这时故乡正是绿满郊原，春风沉醉的仲春晚上，但这里的柳条却还未到翠拂行人首哩。唉，故乡呀！母老家贫的故乡呀！……更有我那苍白瘦脸的他呀！你这时飘泊到哪儿去呢？在春浓的南国风光里呢，抑是在春雪霏微的北方呢？……但愿你能够把我这可怜的女子忘掉了，努力你的事业，幸福地

最后的出路

再和你那消息隔绝的昔日爱人重圆好梦！那我这被遗忘的孤独者，是愿意寂寞地过我的一生的！……唉！唉！

我几乎忘记写下今天较为可纪念的一回印象了。当我早上挟了课本，拥挤于上下课所必经的楼梯上时，照例眼前那几副肉感丰富的女同学们的裹在花花绿绿的旗袍子摇摆着的臀部之中，却什了一个黑裙深绿色上衣的看来不像肥白的浙江女人的身子来。她和我同跑进上法文课的教室里，这给我那无聊赖的心情以可注意之点了。她有着一个不施脂粉的微赭的长脸孔，和一对灵光射人的藏在微处的眉峰下的眼睛。照她那脸勇毅沉着的表情看来，她不是毫无社会人生经验的娇嫩的少女了，年纪约有廿多岁吧？我想再细细地注视她时，那教授已开始讲解动词的时间性了。以后整天都没碰见她。

(二月廿七日)

上海真成了刺激性浓厚的一滚国际上的都会呀！昨天傍晚我一直散步到电车站上去，茫然地跳上了电车，又茫然地在外滩那里跳了下来，匝着寒威犹存的晚风，这都会的整个的缩影是开展在我眼前哩。黄浦江上麇集着的船舶，和由那各色不同的烟囱里发出来的尖锐刺人的惨叫声；马路旁停着的那些擦得光可鉴人的成一行列的汽车；巍然壮丽的外国银行等的建筑物，在黄昏里拖着他庞大的阴影于地面，阴影上有珠光宝气，显露于汽车窗里的飞驰来去的外国贵妇人，绅士，我们的时髦漂亮的少男少女，跑着的成群的由工厂里出来的疲乏的工人，彳亍徘徊的无聊的流浪者……那些，都在它的阴影中纷扰着；不知不觉地弦那消沉下去的热情，又在心头激荡着了，我应该干我

所该干的事拥，跟着他，跟着他尽我应尽的天责，让光阴这样无聊赖地白白消逝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但是在这样的境地里的我真不能维持那激昂的情绪哩，在夜灯粲然的凄冷的归途上，我的心又仍旧给落寞的情怀占领去了。

唉，世间还有什么会比处女的第一次无着落的爱所感到的悲哀？……

近来每每感到精神不济，头痛心跳，唉，不说也罢！

原来那天我注意着的她叫王渊如，和广东人李同房子的。我今天把文选拿还李去，才知她是新进来的同学。她把那深沉的眼光向我掠了一下后又挺直腰杆看她的书。李说她整天除吃饭散步外都是这个样子地坐在案前。

“她倒和我有些相像呢……”我这样想。

昨夜忽然梦见他，梦见和他在校园里的草地上坐着，他忽而像过去那样紧握着我的手儿仍是低头沉思！……呵，在世上有谁能告诉我他的行踪呢？……

（三月初一日）

我和王认识了，我们认识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天的气候暖和极了。晚饭后我跟着那天末逐渐苍茫下去的红霞，慢慢在一碧无涯的麦田中踱着，让整个的心融化在骀荡的春风里了。循着麦田塍转了一个湾，踱到一家古旧村屋前面。门前几株毵毵下垂的柳条下面，两个红衣的小姑娘正嬉笑地拍着皮球，跳来跳去地就像一对小蝴蝶。我呆望着她们，追忆起去年和那些小学生们一起游玩的情景来。“呵！我的童心消失到哪里去呢？过去那天真

最后的出路

活泼的少女青春期，现在在这样阴沉的脸上怕连一些痕迹也找不出吧！……”我正沉醉在伤感的情怀中时，忽然背后有足音传来了。回头一看，那正是王呢。她两手放在背后的跑近我的面前，把她那沉潜的眼光向我目礼了一下。我像受她的催眠般竟向她点起头了，她也在冷然的脸上绽出一丝笑意来报答我。

“你也喜欢到这儿来散步吗？”出我不意地，她把恳挚的声音向我发问了。听她的口音像很习熟，倒像从前听惯了般。

“您贵乡是哪儿呢？”我不觉冒昧地问她。

“呵！是成都……”她默然地答。

“成都！……”我的心房激荡起来呢，原来是他的同乡！“呵，风景幽丽的一个故乡啦！”我勉强找出这句话来弥缝我对成都感到兴奋的表情。

“是的！……不过我离开故乡已很久了。你的呢，是南方人吧？”她把那对眼睛朝远处望去，不经意地说。

“我是岭南人，我的故乡是广东伊市的近村。……”

“广东！呵，那儿的风光也是很好的，听说那儿的革命空气还很浓厚呢！……”

她忽而把眼光收转回来射着我：“你从广东独自跑到这儿来读书么？……”

她定感到我冷僻的态度吧？定在同情我的孤独吧？……

沈默了一会，她向我说声再会，把慈和了的眼光向我望了几望，像叫我不再孤零地站在那里般，向前跑去了。我只把眼睛跟着她那深绿色的上衣在暮霭苍茫中消逝了去。

(三月初五日)

忽然潇潇地下起雨来！

晚上凭栏远望，眼前那片碧草绿树都给迷濛的细雨罩住了；凉冷的雨珠扑到脸上手上，整个的心沉酣在他人所不能领略的情绪中！呵，我对自己都惊异着早日那奔放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

自认识王后，不晓得怎样的他又在我脑里萦绕着了！我一方感到死般的沉寂无聊，他方又觉方寸凌乱，纷扰不宁！“唉！你可爱的苍白瘦脸的他呀！你此时是在天涯，在地角？……”

整天不是凭栏对着如烟芳草，便是在麦田中踟蹰徘徊，只有茫然地迷惘，迷惘！

可怜的母亲犹在希望我的学业和前途哩！读了她的来信真使我不能不流起泪来呢！

唉！雨呀！淅沥不断的雨呀……！故乡门前那个小塘一定涨满绿萍吧？小侄呀！你定赤着脚捉青蛙去吧？但是没有姑姑为你作伴了！……

我又忆起去年那狂雨声中，和他在灯下默默相对的情景了！……唉，我还是停了笔罢！让悲楚来充塞我的心罢！……

(三月初八日)

今晚上我和王又在雨后初晴的郊野上碰到了，我们竟交谈了一个长久的时间哩。

一听了乡音和他相似的王的声音，我便兴奋起来了！

最后的出路

我本不想和她交谈下去的，但不知不觉地竟被她谈话的吸引力吸了去！关于学术、政治、社会……她都有很精确的见解和思想。看来正是我们的同志呢！她向我发挥她的社会见解就像他一般慷慨、透切，使我不住地追忆着心之创痛！

“你们四川人的革命性都很浓烈啦！”

“那可不见得！不过……”她再把那锐利的眼光射向我脸上来。

“这里的同学们是半句话也谈不上的，唉！……”

“可不是么？看你这样年青的姑娘真不可太于冷寂了！怕是你太喜欢文艺的缘故吧！你闷的时候仍来找我谈谈好啦！”她像对弱妹般慈和地对我说。

为什么像她这样富有思想的人，也愿意跑到这儿来受这灰色的，被时代遗忘了的教育呢？……有机会时真要问问她。她读的是英文系经济科，我们有几样功课是相同的。

窗下那几株绣球花，给缠绵的春雨打得零落满地哩！从前我对那些以自己飘零的身世喻着落花的人们总觉得是俗不可耐；但此刻我才感出此中的无限凄凉呢！呀！落花呀，委身于流水污泥的落花呀！

(三月十二日)

春雨声中，病卧床上已经三天了！唉！白天仍是昏茫茫地给淅沥的雨声填满了这空虚的心，夜里呢，蛙声盈枕地只有睁开眼在细数滴答的钟声！呵呵！白发满头的母亲呢？苍白瘦脸的爱而不得的他呢？远了远了，伴着我的只有帐中这个孤影了！

除医生外，这病床是没有第二个来揭开帐儿，向我存问一声的！我盼望王来看看我，但她怕不知我的病倒吧？

“灵芬！我的身心是交给伟大的事业了！不怕我是同样的爱着我灵魂中的你，爱着我那隔绝的敬爱的同志的爱人黄冰华！……但我不得不离开你了！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我要盼望你得到幸福的伴侣！灵芬！……请你恕我吧！请你让我离开你罢！……”

他的这些临别诀言，在病中心情脆弱的我追忆起来，是怎么令人悲凉怆痛的呢？……

（四月初五日）

唉！没和这日记相见已快满四个星期了，让春光悄悄地从中溜去地，又是梅子黄时节了！

近两天来差不多可以说是告痊了。但一病之余，剩下的只有这怯弱的身子了！自己看看镜里那褪了色的苍白的两颊，呆滞的深陷的眼睛，……和裹在衾衣里的消瘦了的躯体，袖筒下那失了弹性的纤细的手腕，……自己真忍不住惊叹起来呢！假使这时回到故乡去，第一个认我不出的，定是我那老眼婆娑的母亲了……呵呵！青春已跟着落花谢去了——毫无留恋地谢去了！虽然此刻我只整整地度着二十次的春光！

自病后第五天，搬到和王的卧室相对的病室来后，和她成了知心的朋友了！她差不多每天都没有上课去，昏迷里偶而睁开眼睛时，老是看见她坐在我床前的靠椅上，默默地看她的书陪着我的。她劝我慰我，服侍我，无微不至；朋友，姊妹，母亲……的各种情谊，她对我真可说是兼而有之了！谁个能相信她那冷寂的脸上，心头却蕴藏着

最后的出路

无限的热情呢……没有她，这异乡卧病的孤零的我，真不知此刻是死是生呢？……我要怎样用我这支笔来记下对她那刻骨的铭感和敬爱呢？……

关于我的身世和过去的一切，我都坦白地告诉她了。啊，我记着她那睁大眼睛的诧异的表情，当我把他由口中介绍给她的时候！她说她有一个弟弟，就在两年前为革命而逃亡到广东去的，不知他就是他么？她问了关于他的年龄、相貌、性情……我只模糊地答她，我那时止不住流下眼泪了，她便沉默下去！真对她不住呵，我至今还没有把他的真姓名告她！我要让那苍白瘦脸的他始终占据我心房秘密的一角——除掉芳君一个——，我怎能告诉她呢？……

假使他证实真是她的弟弟时，那我将更其苦闷了！我把她的弟弟弄得此刻怕也和我同样的悲闷了着哩！唉唉！

她的一切我也明白了。她是个坚毅热烈的身经变故的女革命家呢！她也在那时抛离了故乡流浪着的。她那不避险恶，忍苦耐劳和铁般的热情，真使我钦佩极了！惭愧极了！她真配做他的姊姊哩。但她和他的姓氏不同，且从前并没听他说过有这样的一个姊姊，我可真太富于幻想啦！

(四月初七日)

今早只得搬回卧室来了，那幽静的病室我真不忍离开它哩！

看了同居者们那些满涂脂粉的脸，满铺花生皮的房间，……我的心头真作呕不堪！唉，丑悲极了，这些专供少爷、绅士们淫乐的女学生！……

钟声响了，她们都忙着整衣对镜地跑出去后，这沉寂

的空间才把我平静的心情恢复起来。

凭窗望去，眼前的景物真把我的灵魂震撼起来了！阴沉欲雨的天空下，远处那抹郁的树林，熟透了的金黄的麦田绕着月季花盛开的柳条下的篱笆……呵呵，是初夏啦，故乡那血红甜蜜的杨梅，衬在翠绿的芭蕉叶上，挑到深巷中叫卖去了！……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从来不曾吃过杨梅的他，竟吃得把白衣衫都滴着点点的红汁哩！……

(四月初十日)

今天又接到家里的来信了。每次读了那行简歪斜的小侄的天真的语句，母亲的亲自附注的千万叮咛！……要使我不能痛哭真是不能够的了！……

晚上和王由细雨霏微的泥径上踱回校时，门房把一片字条子给她，说是刚才找她不着的男客人留下的。她刚接过头来便惊呼了一声，接着那沉潜的脸上忽挂着暴露的笑痕来！但她即刻把剧烈的情感逐渐恢复了。说一个存亡不卜的好友居然可以会晤了！她匆匆地和我告辞，冒着渐次大起来的夜雨跑去了。

想来这男客人定是她的爱人吧？祝她从此幸福，祝她和他这时是甜蜜的会晤！

(四月十二日)

王自那晚出去后，至今还不见回来哩！和她的爱人谈得不可开交了吧？

这两天自己总孤零零地跑到校门外等她，呆望着跑过的车马行人地等着她！一病之后，我真把她当成我亲爱的

最后的出路

姊姊呢。没有她，我又恢复月前那掉在冰窖里的生活了！

在这样的心情、环境里，是很适合于写些颓废、伤感的诗歌的，但不知怎地近来连嗜好若狂的文艺热也灰懒着了！提起笔来，又是让它纤徐地放下去！……

啊，王呀，冰如姊姊呀！你定躲在爱人温暖的怀里，而把凄冷的我忘掉啦！……

(四月十三日)

呀！天呀！我这时仍在颤动着的手尖真没有握笔的力量呢！我的失了理性的心房也震荡得剧烈不堪呢！呀。……

我们这不幸的三个真是小说里的遭逢呵，我清醒一点的时候，我真不相信我的身心正陷在这样离奇、变幻的境地里啦！天呀！

我真不知以后——就在明天——我们这三个——我和他和王，不，和他的早日爱人黄冰华——又将演着怎样的**碰壁**呢！唉！我此刻所以要勉强记下这些来的，是因为我的日记到这里可说是成一段落了。以后的我能再有勇气和心情来继续记它下去与否，真非我此刻所能预料了！

唉唉！我今天的遭逢真太使我感到无限的神秘和离奇了！事情是这样的：早上我刚跑到校门前又想站着等她的时候，近面并肩而来的是我那苍白瘦脸的他和王了！我朝前去惊喊了一声，接着我那病后不耐激刺的衰弱的神经便昏眩下去了！以后是如何的躺在冰华的床上，如何的给他紧紧地握着手儿，皆非我所知道了，一直到恢复意识的时候。

谁能想到和我日夕相处的王就是他昔日的爱人冰华呢？谁更能想到诀别远去的他，又会和我和她相逢于这黄

浦江畔呢？……

自别我后，他是在省度过了残春的，几天前跑到上海来流浪的时候，碰见了故友，因而得到她的消息，更因而和此生以为不可再见的我重逢了！我们去年那段痕迹，不消说她是知道了。她再三劝慰我，让他和我对谈，自己反而跑到外面去！那真使我不知所措呢！

唉！“爱不是独占的，……”但我们三个能永久维系这样的关系下去么？……不能，不能……能，……能，……我真不知以后的生命史上，又要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我这段不完整的日记就让它在此告終了！以后——我真不敢再设想这“以后”两个字呢！……天呀！

友人 悦君

友人 悦君终于在秋风海上正黄昏的异乡里和我们把晤着了，这看来真有些近于奇迹！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朴刚好踏着路旁落叶，从工作所跑回我们的亭子间里，坐下去悠悠地吐着几口气的时候，耳际忽地跳跃来几句喊着“朴兄，朴兄！”底纯熟的乡音，接着后门也被轻轻地敲打着！

“哟呀！……”我们都诧愕着！“这儿还有谁个故乡的朋友会找我们来呢？……”

我连忙从窗口俯瞰下去，来客的瘦白的脸庞恰好望上来和我打个照面！

“哟，是悦君，悦君呀！……”

我还没有把头部掉转回来，朴已经泻水一般在楼梯上滚下去了。

大家都颤动着指头紧紧握了一回手。我看悦君，他的唇微微地在颤动着，枯涩的眼里现在好像浮上一撇的光芒。

“真想不到的，悦君！你竟来了！你……”

“你此刻刚上岸的吧？真想不到！一个人独自跑来的吧！？”

“唉唉！……此刻刚到的……唉呀！……”悦君的样子兴奋极了，但依然是叹着气的调子！他并不把眼光来答复我们的脸孔，忽然紧紧地打叠起两道眉峰，有些惶惑地

溜视着一切。

“唉唉！这就是你们的房子吗？分租的？”他在小桌旁坐下了，还没有抬上他的眼睛，而且声音是很局促的。

他开始好像很不相信这样狭小湫污的亭子间，便是我们两个的睡觉吃饭……之所，后来，他把眼睛很急速地向我们闪视了几下，点着头。

我自然性急地追问他为什么突如其来的原故。

“唉唉，这非一两语所可尽，慢慢再谈吧！总之，唉！……”他叹了口气！

终于朴穿上外衣同他一道出去了。悦君只是兴奋着，局促着，好似我们这亭子间正从四方八面向他缩拢了来，他坐不下去，站起来说要朴跟他一道到旅馆去安置一间房间，检点行李，以后让他躺着休息一下。下楼的时候，我竟担心着他那不安定的腿儿会踏了个空！

我坐下来把打汽炉生了火烧饭吃。眼看那水蒸汽渐渐腾突出来的白烟，竟悠悠地想着过去我们在故乡和他一道游乐谈笑的种种印象来。

正是去年溽暑退尽的时候，我和朴在南中国的故乡底一所村落里做学校教师。学校和我们寓所的距离大约有三四里路的光景，两人就像鸟儿般早出晚归，天天跑过那村里的小官道。河沿，田塍，和一个小火车站。差不多是到了中秋节的前几天吧，那天近晚我们正一前一后地静听着各人沙着地的步声，迎着天末和山尖间的落霞，由校里打从火车过后的车站前面跑过的时候，背后忽然添上了第三者的渐近渐急促的步声，快到身旁了，我们都下意识地掉转头去望望，却出不意地碰到了别有经年的悦君！

悦君是这村里一位过去算是第一个大地主而现在已经衰落下来的南洋富商底子孙，是朴幼年时代在一个小市镇

最后的出路

里念书的同学。此后 悦君过的完全是公子哥儿般的生活，在园里幽居着读读古书，种花饲鸟。他写得一手很稳贴的魏碑，而且，几年以前在我们那小市镇的一家报纸上每天都有他的旧诗词发表，所以，虽然只有晤过一次面的我对于他也有点难忘的印象。

当下 悦君在他薄瘦的脸上透着惊喜的光彩，彼此互问了一些近状之后他便邀我俩到他家里去坐谈。

他底家庭是一个四五十人口的大家庭，那种繁荣过后的零落气氛也特别表现得厉害，大厅上的雕梁画栋不用说早已封蔽了层叠的蛛网、尘垢，就是那些黑压压沉甸甸的几桌古玩之类也失去它陈设点缀的任务，而变成晾晒衣服的架子或旁的实用的东西。

悦君再引我们到他的小书房里去。这儿虽然陈列得古雅幽朴，可是也充分地暴露着主人翁的颓废浪漫的情调。而使我感到注意的却是在周遭那古色古香的藏书里面，却杂混着许多新出版的文艺书籍，伪造月刊和张某的恋爱小说集都一册不缺的被插置着。就在这小小的书室里，悦君度过了他的青春，也许还度着他往后无涯的岁月吧？这使我不得不把惊叹的眼光来细细地观赏着。

那晚上就在 悦君家里饱吃了一餐。酒后，木讷无言的悦君却慷慨激昂地纵谈起来。开始是对一般社会现象的不满和谩骂，批评；他的双眸虽然在红色的脸孔上炯炯地闪着光辉，可是悠长的叹息也渐渐缓和了他的情绪，到后来谈到他自家的生活方面来时，他的那对醉眼是比早间更其黯淡了！他说，他虽还没踏进社会的核心去，但只是这样的站在旁观看已仍够使他吃惊和烦恶了；所以数年以来的他只抱了跟社会越离开越好。人家把他忘却了，他也忘却了人家，远远地躲藏起来。可是，他再说，到现在

事实已告诉他这是不可能了，失败了。佃户已不愿意白白地给他交租，米谷收回的不及从前一半；族长乡绅们也看穿了他是再也不能发展的子弟，房屋园池骗上了手还逢人就数说他的不是；一班的朋友青年却骂他是落伍者，偶而在路上碰见时只有投射他以轻蔑的眼色……而且，母亲和妻子不是整天卧病便是时时吵闹，委实，这生活非变更一下不能了，何况自己内心也起了巨大的波澜！然而要怎样的把生活变更呢？要怎样来投进这凶恶、混乱的社会呢？不消说自己是十二分的弱者，自己现在就陷在这苦闷当中！

“唉唉！这些事情我真不该多说，说来是败坏你们的心绪的，我们今天是意外的重逢。唉唉！还是多喝两口酒罢，这酒倒还不差！……”

这个小世界终于起了震动了，时代的洪涛终究冲激起来。我们谁个能不给卷进波浪里去呢？

午夜的秋月是皎亮极了，辞别的时候，悦君特地走进家里去把家藏的一根铁手杖找出来拿在手里，送我们过了一道小桥才独自回去。

以后悦君成了我俩在这村落里的唯一友侣了。一遇假日，那南国村落里缀满红叶的小丘，碧草如茵的郊原，总少不了我们和悦君的足迹；尤其是秋夜的小河上闪烁着晶莹的秋月，朴和悦君总是轮番地自己划着小船，泛乎中流，呼啸谈笑着的。冬天到了，晒着和煦的阳光，三个人躺在草地上悠悠地聚谈，看看稍带苍老的青山，照照清流里的倒影；或者就在夜里圆坐室内，喝喝悦君的家藏宿酿，听听窗外尖叫着的北风，直至夜深才分手的时候也有过的。说起来，这种幽花般的生活原是舒适的，但我们怎能把那艰苦中获得来的意念让它消沉下去呢？我们已